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善女人行品

施蛰存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善女人行品

施蛰存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女人行品 / 施蛰存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55-7

I. ①善… II. ①施…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806号

善女人行品

著 者	施蛰存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86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55-7/I · 378
定 价	37.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序

这还是去年年尾的事，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赵家璧兄正在计划着一种文艺丛书，希望我也能供给他一个短篇集。我因为自己正在想写几篇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除了已经有的几篇之外，倘若再写五六篇，就有编成一个集子的可能，因此就把“善女人行品”这书名交给他刊在广告中了。

我是预备至多两个月的时间写这几篇预计中的小说的，所以编者就安排将我的这本书放在本年三四月间出版。但是，不幸为了种种旁务的纠累，我一直没有写小说的勇气与心绪。在断断续续的勉强的努力中，在编者的催索之下，才得在今天将预计着的那几篇东西写毕，并且使本书能够形成。

本书一共包含十一个短篇，写作的时间，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三〇年一月，最近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差不多占了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曾经写了些别的短篇，

它们都已分别编在我的前三个短篇集中了。在这四年中，我写短篇的方法，似乎也有一些变化，就是在本书的各篇中，读者也许会看出它们是有着不同调的地方来，但是因为本书各篇中所被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虽然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笔调之下，但是把它们作为我的一组女体习作绘，在这个意义中，它们仍然可以有编在一集中的和谐性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施蛰存自记

目 次

狮子座流星	1
雾	15
港内小景	31
残秋的下弦月	42
莼 羹	51
妻之生辰	62
春 阳	68
蝴蝶夫人	80
雄 鸡	94
阿 秀	108
特吕姑娘	129
散 步	141

狮子座流星

卓佩珊夫人一路公共汽车中坐定了，脸上还觉得发烧。她自己也不相信竟会得有这样的胆量，到底去请教了吴瑞书医生。可是这有什么用？吴瑞书医生帮助了她什么没有？还不是和她底那个学产科的旧同学陈小姐所说的话一样？她怀疑吴医生会不会在她走了之后暗笑她：“一个无事忙的性急的太太。”

但是她决不承认她是“无事忙”。医生的说话未必全是对的。前个月，大阿姨的女儿三囡项颈边生了两颗栗子头，去看一个东洋留学的医生，叫做张廷……廷什么的，他怎么说？他说是梅毒。那有这种事情，人家规规矩矩的黄花少女？后来到底，可真巧，碰着了一个乡下出来的郎中，一服草头药，就消了下去。不过，不过……卓佩珊夫人又怀疑起来了，吴瑞书医生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妇科皮肤病科专家，是的，她已经把广告念得很熟了。医生不是要算德国回来的最靠得

住吗？

她一想起刚才吴医生替她诊治的情形，脸上发烧得更凶了。医生总有那么样一副正经面孔，这倒反而难受。当种种考察都施行过之后，他皱着眉头，“很好，很好，一点没有毛病，完全健康。”他后来又怎么说？那是什么意思？“几时顶好请你们密司特……”他还没有晓得他底姓，我告诉他，“……哦，密司特韩也来检查一下。”难道他会有什么……？也许，也许……大块头有关系。倒忘了，没有问，大块头有关系没。

三年前结婚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么胖。她很记得，那时候他们还常常一块儿去跳舞，她还会得很活溜地跳却尔司登。可是，这两年来他真胖得快，人家说：“财发体发”，真的，一升做主任就胖起来了。可没想到胖了也有坏处。以后应当少给他吃肥的，多吃些盐。不过，这也没有一定，住在我们后弄的那安徽人却生了三个儿子，白胖得跟他们爸爸一个样，那又怎么说？

这当儿，车驶下外白渡桥，沿着黄浦滩一直溜过去。软软的座垫显着怪柔和，怪舒服。光陆大戏院屋顶上的那个上海电力公司的年虹光大招牌，就好像一只有劲的大手掌，想把从邮政局钟楼上边射过来的夕阳挡住了。可是那里挡得住，这黄金的光终究穿透了她坐着的车，一直爬上浦东的一排堆栈的高墙。

车里还有两个外国女人和一个中国女人，都跟她差

不多年纪。一个外国女人还带着一个女孩子，穿着毛茸茸的黄颜色的羊毛衫裤，活像一个玩具里的猢猻。她们都好像给夕阳光烧灸着，脸红红的透露着一股春意。从黄浦江上吹来了一阵晚风，她们都好像觉得很舒服，那个中国女人甚至把大衣领头翻下来，让风吹进她底胸衣。可是她，卓佩珊夫人，却觉得冷，冷得皮肤都粟了。这就显见得她身体坏，医生没有看出，可是她自己觉得。秋天，多坏的天气！一到秋天，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她把大衣裹了裹紧，咒诅着这天气，但眼睛却无意中又瞅着那伶俐的小猢猻。

车停在沙逊房子前面，各色各样的人挤进来了。一个面目黎黑的外国人来坐在她旁边，把她一直挤紧在角落里。但是这外国人没有坐定，就立起来让给一个很美丽的，穿着一件网纹绒线衫的外国女人了。她这一旁的座位上，除了她，差不多全给外国女人占据去。这些都是大公司里的女职员。好福气啊，她们身体这样好，耐得了整天的辛苦。可是，难道她们都没有孩子的吗？

车还没有开动。卖报人不但嘈杂地高叫着，并且还把报纸从车窗里乱塞进来，擦着每一个乘客底肩背或脸。她回过头去，一张报纸晃动在她眼睛前，一个沙哑的声音：“刚刚出版格号外《时报》。”她摇摇头。一个老枪闪了过去。扶梯底下的报纸该卖掉了，已经堆不下了。这几个月的报纸真冤枉，简直都没有看。最好能够单定

一张本埠增刊，翻翻戏报就够了。……不过，也难，大廉价的广告又都登在第一张。……看广告常常容易上当，多花费，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见这医生的大广告，这一趟也就省掉了。呃，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再不然，就定一份便宜点的，横竖有大事情的时候好再定。

卓佩珊夫人正在打算节省一点报费的时候，一个锐利的孩子声突然在她耳朵边嚷着：

——阿要看，今朝夜里，扫帚星出现！

扫帚星，她记得好久没听到过这名字了。她没有看见过这颗星，但是她晓得这不是颗好星宿，因为她小时候，妈妈宠了她，嫂嫂就在厨房里说她的背话，骂她扫帚星了。

——难得看见，三十三年一转！

嘹亮的叫嚷又在她耳朵边响着，于是站在她前面的那个围着白丝巾的男子，从她肩膀上伸出一只手去，以两个铜元换来了一张报纸。

车开动了。她才注意到有许多人买了报纸。《时报》，《大晚报》，《新夜报》，还有英文的晚报。这些人是不是都预备看扫帚星的？这是不是像月蚀一样的东西？是一颗很大的像扫帚一样星呢，还是许多星排成一柄扫帚的样儿？今天晚上，人家会不会敲锣放炮呢，像前年月蚀的时候那样？她这样怀疑着。

她耐心地等待着前面的那个男子把报纸翻过来，当

他看别的新闻纪事的时候，她可以偷瞧见关于扫帚星的新闻。究竟怎么说着？可是车好像已行过了两站路，他还没有看完一版新闻。太慢了！这个人真够笨，看这样一张报还得费这许多时候。她顺眼看别的人，有的正在翻看后幅的新闻，有的已经看完了，把报纸折起来塞在衣袋里。她开始后悔刚才不自己买一张。但是，女人在车上买报纸看，这倒好像是稀有的事，她似乎并没有看见过先例。

于是车停在永安公司门前了。他才移动了手中的报纸，但并不翻过后幅来，他把报纸勿急地折拢来，挟在腋下，回头一望，在人群中一阵子乱挤，下车去了。她觉得好像被侮辱了，有些不便出声的骂人话从她心里涌上来。各种各样的晚报的叫卖声，依然在她耳朵里响着：

——要看豪燥，《大晚报》，《号外时报》！

但她没有从手皮包里取出铜元来的勇气。车中人愈挤得多，旁边的那个穿网纹绒线衫的外国女人不住的挨过来。前面立着一个看上去很整洁的年青人——其实这男子和她是年纪相仿的，可是她并不以为如此，她以为他是一个美丽的年轻人。他给旁边和后面的人，随着车身的簸动而推挤着，使他底腿屡次贴上了她底膝盖。为了要维持他底礼貌，虽然她并不闪避——她底膝盖能闪避到那里去呢？他不得不以一只手支撑着车窗上的横木，努力抵御着旁边人的推挤。她看得出他是很累的，因为

他蹙着眉头，两个脸颊涨得通红了。她想对他说，不必这样地讲规矩，即使他底腿稍微——不，甚至是完全，那也有什么关系呢？——贴上了她底腿和膝盖，她也原谅他的。但是，她真的可以这样说吗？

于是她想起了丈夫，身体一胖连礼貌也没有了。为什么他这样地粗鲁呢，全不懂得怎样体贴人家？她一件一件地回想，一直想到昨天晚上他吃牛排时候的那种蠢态。她曾开玩笑似地骂他一声“猪猡”，可是他也不恼，只晃着脑袋笑，活像那个！天下的人真有那样的！也许，这又得想回头了，也许这些全是假的？也许他算是赔小心眼儿给我？要不然，难道他在行里做主任，也就是那样一副傻气吗？不会的，不会的，他不是傻子！

可是，为什么要假装着这样？我并不欢喜。我要他严肃一点，文雅一点。是的，文雅得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卓佩珊夫人抬起头来，这文雅的年轻人正在用文雅的眼睛注视着她底髻曲的美发。在这样凝静的注视中，她看得出充满了悦意和惊异。她不禁伸手去拂掠这新近电烫过的青丝。

在薄暮的静安寺路上，公共汽车以最快的速度驶行着，一会儿就停在西摩路口了。卓佩珊夫人从那年青人底腋下钻出来，下了车，她觉得筋骨骤然地轻松了，可是冷气跟着直望里钻。她换了口气，裹紧了大衣急忙走，好像还有许多冷气在后边追上来。

走进里门，那管门巡捕和王公馆里的丫鬟又在一块儿说笑。这是谁说的，他们俩近来很有些意思？她沉思着，随即就想起这是阿蓉说的。阿蓉白天闲着没有事，专喜欢打听里巷间种种琐屑新闻，一到晚上，就啰啰苏苏地来告诉了。王公馆里的丫鬟，她是看见过的，身段儿和相貌都还不错，只是有些呆气。可是那管门巡捕呢？她好久就想留心着，但进出里门的时候，不是没看见，便是忘了。今天一看见那个丫鬟，阿蓉告诉她的话都想起来了。她不禁向那管门巡捕看了一眼。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也并不讨厌。她这样想。

——你看得不得，看了要生小娃娃。

卓佩珊夫人才走过，就听见背后的那管门巡捕这样说。这话够多么奇怪，又透着狎褻！要不是她心里正在希望一个小娃娃，她一定会格外走得快些的。她不晓得他们正在说些什么话。看什么东西？她觉得脸上一阵子热，可是她还得回过头去看一看。那王公馆里的丫鬟正在举起一只脚，踢着他底脚胫：

——死鬼，没得好话！看天上的星有什么啦！

星？看天上的星？什么星？卓佩珊夫人立刻就想起了今天晚报上登载着的新闻。“阿要看，今朝夜里，扫帚星出现！”卖报人底叫嚷又在她耳朵里鸣响了。可是，那巡捕怎么说？那又是什么意思？她怀疑着，不觉已走到了门口。

走进后门，阿蓉正在厨房里做菜。

——阿蓉，拿几个铜板去，巷口去买一份夜报。

她从皮包里取出几个铜元来给了女仆，一张公共汽车票给带了出来，飘落在地上。她走进客厅，丈夫正静坐在圈椅里，喷着烟。他真像一个等候主人的来客。

——怎么，不是去买东西？

丈夫从烟雾中问。

——买东西？谁对你说我去买东西？

丈夫给问住了，呆看着她，一时回答不上来。她觉得他可笑。可是他还想辩：

——我想你出去总是买东西。噢，不错，我以为你到惠罗公司去买那块窗帘去了。

她微晒着，做着 Hula 舞的姿态，旋转身，像射放到月球里去的火箭一般，奔上了楼梯。

以后的十分钟间。他在楼下抽烟，从烟圈中揣测着当日买进的一千五百金磅的前途。她在楼上抽烟，从烟圈中看夜报上登载着的关于狮子座流星群的纪事。

一先令九便士六二五，正二月份，六八七五，哦，麦加利吃三月一先令九便士七五，花旗吃十二月五六二……汇丰……卖出？……英法要求停付美债。靠不住。美国一定拒绝，……而且……若使法郎英镑折美金算，难说……但是楼上地板给小鞋跟清脆地叩响了。

——大块头，大块头，来！